

續高僧傳卷第十

左三

唐釋 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弟子明則

隋襄陽沙門釋智閏傳三

一 道

隋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隋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疑傳八靈覺道中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摠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慧重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僧暹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

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

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

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

覽義門履踈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

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

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

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

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

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

太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

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表摩肩常

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

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

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

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

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
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諏幽奧纂習餘烈
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
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
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
八位詞号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

左三

二

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
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
嵩爲法主進勵學徒因介導悟成津弥逢涼
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
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侶等三百餘僧自北
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
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
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
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
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
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膽勇當時

學侶相延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有
天竺三藏厥号親依賞攝舍二論遠化邊服
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
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
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數年之
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摠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
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
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
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侶等二百許僧聞
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
國徐州摠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任前

左三

三

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爲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
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資真諦義
寔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
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
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

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爲時所宗隋文封禪岱
宗鑿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嵩
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
場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勅徵召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
荅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
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
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
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
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
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摸其景行徵
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蒿奉遵
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地
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
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摘詩頌重復嘉
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
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
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臯之原益州
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
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
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
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
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
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中褐服此伽藍澄練
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
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
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
欲結其頹網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
左三
文皇蒙勅允述綸言辨拔登下河右頒條依
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
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
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
摠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
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繫法師居坐謂曰

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亦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任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任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於所任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

左三

五

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閩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号博瞻眇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任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勅閩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任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

釋通弘真俗具舉宮牆重仍允得其門纔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瞬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疊疊竒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懇勲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爲衆生宣揚正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群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

左三

六

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鎮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逖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遘翔鷺之濤風烟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兒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

寔于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閑澹等
懷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
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
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摠持無失講大品涅槃
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
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

左三

七

方丈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疏而已故
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
無量壽荆州瑞像於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
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
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
秘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誰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
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
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
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
祇勤儀訓肅奉惟筵發明幽旨頗超群輩後
辭明帝渚宮問道王行居律行寺聽彭城講

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
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
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
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
弥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
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維親覺久忘而地恩
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
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
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
攝是焉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
綸再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
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纂曆當符尊賢
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
見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纏痾用弭於栖霞
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
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
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

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嵩子弟從而憩之崖谷低人世之心烟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寔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

左三

八

宣爲文

釋智琳姓閻丘氏高平防舉人也祖儼閑居傲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于鄉黨處士卜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食苦節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正暉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

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十一年下勅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岳爲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

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適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

左三

九

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倦財玩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

弥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
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
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鑿等謹遵遺
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
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暨是抄秋膚體儼然曾
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

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小兆全
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
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
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
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為諸學之所先
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弥隆盛業
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
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
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
致敬願連講四分承接十遍又聽十地華嚴
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細章句並通了談

對課以篤形有鑽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
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
時未測其通照也任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
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
陰便登座而立眾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
久緘默願俯視眾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
乎眾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
眾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
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
修人事耳時以為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
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
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

左三

十

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
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
土埵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
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
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
喚皆表規矩其洽聞不志世罕加焉至如舍

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冷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爲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惟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爲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覩故不爲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弥遠四方

左三

十一

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疑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自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羣宗遙指恐無後成疑聞之嘆曰俗尚朝聞不懷久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建纒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亦並驅耶恨功未後通恐乖僻耳疑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

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
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
衆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與殿會名達
之僧多參勝集唯疑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
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
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
十有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
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疑當其緒年事衰
頓仍令學士延疑既達相見一無餘述但問
云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
掌大慶不久而卒疑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
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
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關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
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
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資及百千或一時外
食觀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
傳嗣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

左三

十二

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絡
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
而聰明振響冠達儕倫雖三藏並通備以大
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
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
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
頴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
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
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
由此識者弥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任
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
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希晚
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
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
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為大論衆主任真寂寺
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
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

沙濤汰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遠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

左三

十三

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虵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虵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祇躬弗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為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虵形雜彩槃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

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頴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任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惣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年中勅召為涅槃衆主居千海覺聚結四方常敷至理無捨炎煥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惣乃表聞帝敬謂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

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遠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

左三

十四

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介夕陰雨佛堂瑪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紫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揔躬臨此瑞喜發

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任洺州小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

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如別傳任大典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浹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內有鍾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

左三

十五

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以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任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

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觀又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勅請造塔於秦州岱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觀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止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淳直寬

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任大興善後為遠公去世眾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眾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達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鳴喚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

左三

十六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秦岳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瓿坐無輟講待移之誚與世瓚初聞之深自赦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因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閑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勅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撻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即爲枯竭

左三

七

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号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微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隻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舉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釋寶儒幽州人也章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

弥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勅令住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内璞石鑿斷爲函石本處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碼碯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父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尔舒閑故爲同席諸賢之所嘆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

惟最機權内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參聽異聞後任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荆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

左三

十八

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寺彫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号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表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内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鳧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

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遣還安
像所宛然符合摠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
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
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尔失去
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
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

左三

九

其年劉敬宣為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
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
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
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
處處摸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
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

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
眾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
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
在懷言笑温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
知眾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

荅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
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
勅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
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始巡行處所至果實
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
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
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
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
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
處聞鍾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
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
薩聖王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
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
禪定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任春秋
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
實拘滯壇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
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

遐討門人山峙時号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
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遠冒罔天地返顧
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
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任淨影陶思前
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
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

左三

二

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
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
基之處名温公培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
温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
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培創立寺
宇因止為号而虎狼鳥獸遠寺鳴吼似若怖
温温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
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
既聞斯及於是鳥獸永絕此山而温身長七
尺威儀懍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
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号而俗猶呼為
温公培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

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
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
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左三

靖嵩息音靜下聶尼輒琳音疑魚度瓚才贊
涿郡卓音貞幹旦下反稚齒幼上直利反僅渠鎮

相岨巨下音肇始音召諮誦于下子侯反又子纂子
反舟航方下舟戶剛反涼燠下熱於六反離潰對下懸

散侃反若罕徂自往也胡反駙馬法上音附周穆王好
良馬以祥賞之有賢臣暴漏影也俱水反賢云有

封禪山下禪扇反封太岱宗代上音鑿駕反上郎端
雀銜鈴之車一軛也朱扣頭擊上苦候反亦作中摘知

左三

共二

反舒也布篆隸古之直轉反下零帝反隸墜音遂墓
也沈澀介上胡浪反古下胡書今改為隸也胡下
葛裳反也澆俊上氣也浮詭下誰也反巾褐胡
挈瓶結上反苦澆俊上氣也浮詭下誰也反巾褐胡
上如骨反江澨下音侯岷蜀上音襴祿兩上居
出語書一織江下音侯岷蜀上音襴祿兩上居
下負小兒於背上也胤反余鎮瞬反在約斐發芳上

